

第十四章 歸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方相隔距離破遠，但遠遠可以看清彼此表情，範閑眯認了對方的離開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一股難以抑止的疲憊湧上心頭。被西胡群狼追殺了三天之久，雙方的消耗都已經到了頂點，既然對方放棄了，他當然不會有任何失望，有的隻是解脫。

這一場等待了三日後，進行了三日的追殺，看上去更像是小孩子間玩的過家家遊戲，並不如何凶險，甚至雙方連刀子都未曾拔出，一箭未射，但實際上，彼此都清楚，這一路追殺代表著什麼，隱藏著何等樣的凶險。

範閑一行人深入草原腹地，瀟瀟灑灑地放蹄離開，雖未曾真的作戰，卻在西胡人的心上烙下了一個深深的黑影。在很多年前，慶國最大的一次拓邊行動，也是在監察院的暗中領導下進行的，那個叫做陳萍萍的人，直至今日，在草原上還是和惡魔對待的傳奇符號，而範閑今次西胡之行，算是延續了監察院的優秀傳統，在接班之後，囂張地巡視了一次領地。

這一次對於草原眾人的精神上是一次沉重的打擊，西胡王庭意欲一統草原，與慶國抗衡，卻留不下深入草原腹地的一行人，想必會讓他們對自己的實力，有更清楚的判斷，也會讓這兩年風光無比的西胡部落在出兵這件事情，更小心謹慎許多。

西胡單於速必達徒勞無功地追了三天。被迫鬱悶折返。看似無奈悲哀，但落在範閑地眼裏。卻有些別地意味，這位草原的主人，退地如此堅決。這種勇於放棄，並且能夠壓製住胡人騎兵們好戰的性情，實在是草原上的一個另類。

如果此人在海棠地幫助下，真的一統草原，隻怕真的會成為慶國的心腹大患。

範閑眨了眨眼睛，長長的眼睫毛上盡是灰塵，他整個人看上去就像個土人。將草原上的強者們玩弄於股掌之間，但他並不怎麼高興，反而顯得有些落寞與無奈。

“走。”他一領馬韁。向著暮日下的草甸下方馳去，身下戰馬歡騰。

...

雖然看上去王庭地追兵已經退了回去，但是黑騎眾將依然不敢放鬆，誰知道那些狠辣的西胡人，會不會營造出一個假象，然後從側後方殺了過來。在草原上。胡人有飛鷹的幫助。完全抵銷了範閑手中那個圓筒望遠鏡地效用。

正因為如此，逃出草原這一行人，依然不敢減緩速度，強行支撐著疲乏的身軀，催動著身下滲著藥汗的戰馬，向著東方行馳。一直到了七天之後，一行人進入了紅山口。才真正地放心。

紅山是草原東方一處特別怪異的地形，完全由土石自然堆砌而成。經歷了無數萬年的北風吹拂，被割裂成一片片孤立的山峰，山峰全部是褚紅色。看上去就像禦書房內地禦筆朱批一般震人心魄，殺氣十足。

入關地道路便在這些紅山的下方，如羊腸般的小路，曲曲折折。範閑行走在隊伍的正前方，接過荊戈遞過來的皮囊。喝了一口水，潤了潤發痛的咽喉，沙啞著聲音說道：“把這邊的事情了結了。回京一定要大躺兩個月。”

紅山之中傳來簌簌響聲，似乎是誰踩落了山上地沙石，荊戈忍不住皺了皺眉頭。範閑知道他在想什麼，哈哈大笑了起來，隻是因為嗓子的問題，笑聲顯得特別難聽埋伏在紅山口地慶國征西軍，看樣子也疲憊到了極點，居然讓自己這行人捕捉到了如此明顯的聲音。

馬蹄聲音從前方的山穀中響起，滿身灰塵地世子李弘成帶著定州軍從那處迎了過來，李弘成一夾馬腹，來到範閑的身前，看著範閑狼狽不堪的模樣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我早說過，速必達一代梟雄人物，怎麼可能被你激的上當？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至少我把他帶出來了六天，這六天時間，足夠做些事情了。”

“為了殺王庭裏的那些北齊人，需要如此小心？”李弘成不讚同地看了他一眼，確認了這小子毫發無傷，才放下心来，繼續說道：“你和西胡人動過手了？”

“沒有，隻是動了動腳。”

雙方地隊伍會合在一處，聲勢頓時大漲，不一刻便駛出了蘊藏著千年風沙的紅山口。為了遮掩消息，防止有人向西胡王庭報訊，這一路埋伏在紅山口的慶國精銳共計八千人，全部是大將軍府地親屬部隊，以及青州城的前線軍人，而沒有通過定州方麵，進行大的調動。

“我們在這兒等了七天，結果什麼都沒等到，你們監察院是不是得給些交代？”李弘成抵了抵生出水泡的嘴唇。

“免了吧。”範閑輕夾馬腹，渾身上下無一處不酸痛，瞪了他一眼，心道紅山口的埋伏隻是做個準備，誰能斷定單於的醋勁兒到底有多

且此處距離青州還有數日距離，不趕緊回去，還在這休，實在是很冒險的事情。

他關心的其實是定州城內的情況：“動手了沒有？”

“動手之前我就走了，你手下那些人全部由總督府進行配合，我下了軍令，你放心吧。”李弘成看著他說道：“雖然不知道具體情況，但連日有情報過來，行動應該很順利，北齊放在定州地釘子，基本上被你手下那些人拔光了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不再說什麼，經此一役，草原重陷混亂，而最關鍵的是，監察院一屬進入草原，一屬散於西涼路中，成功地將北齊人埋在這一片廣闊戰場上的間諜一掃而光，苦荷臨死前發動地狠辣手段，北齊小皇帝與海棠用了兩年時間，構織的大好局麵。就因為自己更加狠辣無恥地應對。變成了一片泡影。

...

四天之後，近萬人地慶國精銳部隊，終於從草原上撤了回來。進入了青州城。這一批隊伍。沒有與西胡的騎兵進行一場戰鬥。完完全全充當了監察院行動的背景畫板。自然土氣也不像出兵時那般高昂，加上在紅山口裏熬了太久，看上去倒像是敗兵殘卒一般。

監察院黑騎一行人地精神麵貌也好不到哪裏去，如果不是要給範閑掙麵子。隻怕這些人會馬上倒地便睡。

一入青州城。範閑馬上命令黑騎去休息，荊戈領命而去，但他們卻不能馬上便去洗澡進食。首先是要照顧好那幾百匹監察院特訓出來地駿馬。這些馬兒體內地藥力已經開始返逆。快要支撐不住，如果不趕緊治療。隻怕緊接著都會逐漸死去。

這幾百匹通人性地軍馬。乃是監察院黑騎地救命恩人。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它們最終落入悲慘的境地。隻是大家都清楚。這一次千裏狂奔之後，這群黑馬再也無法回復最初的神駿，不免心內有些黯然。

範閑跟隨著西大營地軍隊。迎接著青州城道路兩側投來地猜疑目光，那些士兵商人們猜到了這位年輕人地身份。自然也猜到朝廷肯定在草原上進行了一次大動作。隻是看著定州軍疲憊且無精打采的模樣。所有人都以為朝廷在草原上地行動失敗了。投過來地目光便有些怪異。

範閑和李弘成剛剛進入青州軍衙。收到消息地葉靈兒便急匆匆從城牆上趕了回來。衝進了後室，一把推開了房門，惱怒說道：“你以為你是神仙？居然帶這麼幾個人就敢深入草原。也不怕胡人把你活吞了！”

葉靈兒自有生氣的理由。因為範閑此次深入草原。雖然未曾折損什麼，但實際上是冒了一次大險。如此不愛惜自己地生命，葉靈兒一想到此點。便怒上心頭，如果範閑死在草原上。林婉兒怎麼辦？那兩個孩子怎麼辦？

她身為林婉兒地手帕交，有充分地理由，對範閑魯莽地舉動，進行最嚴苛地批評。當然，她生氣還有另一個原因，那便是，範閑來到了青州城。居然不來見自己，這麼大的事情，還瞞著自己。

範閑愣了愣。透著絲絲霧氣，看著破門而入的葉家大小姐，眼光下意識裏從她身上地輕甲移到了那張熟悉俏美的臉上，心頭微微感動，知道對方確實是在關心自己地安全。隻是...

“看你這模樣，倒比胡人更想活吞了我。”他愁苦著臉說道：“王妃，我和弘成沒穿衣服。你不至於急成這樣吧？”

進入青州軍衙後，渾身風沙，全身酸痛，無比疲憊地範閑與李弘成依仗著自己地權勢地位，第一時間內將衙內準備了兩大桶熱水，此時正泡地舒服至極，不料卻有位女子闖了進來，而且這位女子地身份，還如此特殊。

葉靈兒自幼在定州軍內長大，性情潑辣，較諸一般女子大有不同，聽到範閑地話，才發現範閑和李弘成二人正脫成了光豬，縮在了大木桶裏，尤其是這兩個人，臉上還掛著刻意露出來的羞怯神情，十分可惡。

她反而不羞，也不怎麼惱，隻是往腳邊啐了一口，瀟瀟灑灑地轉身而出。

...

草原上左賢王遇刺，王庭出事，必將陷入混亂之中。李弘成身為慶國朝廷駐西涼路軍方首腦人物，必須快速將此事稟知京都，同時回到定州坐鎮大營，調配軍力布署，以應對草原上產生了最新變化的局勢，所以第二天地時候，他就離開了青州。

但範閑卻留了下來，不是因為青州風光好，不是因為葉靈兒，而是他要等幾個人回來之後，才會真正地放心。

過了好幾天，範閑混入其中地中原商隊，終於滿身風塵地回到了青州城，算了算時間，這隻商隊的行進速度還真是極快。商隊回程時走地道路與範閑撤回的道路不是一條，反而錯過

驚心動魄地追殺。

看到這行商隊平安歸來，範閑的心情放鬆了些，他一直很擔心，因為監察院地動作，這些來自中原地商人，會成為胡人們報復地目標。沒想到胡人在盛怒之下。依然能夠忍住不對商隊動手。看來海棠這兩年在草原上地教化。單於對將來地定奪。已經影響了很多地人。

緊接著。一位失去了牛羊。在草原上活不下去地孤苦牧羊人。也進入了青州城。隻是沒有誰知道。在這半年裏。這位孤苦牧羊人。扮演是一個習慣佝僂著身子地啞巴仆地人。

影子也平安歸來。範閑地心放下了一大半，隻是王十三郎那小子一直沒有音訊。也不知道到底情況如何。讓他十分揪心。此行草原所謀甚大。雖然監察院習慣了以陰險地手段對付所有地敵人。但是任何手段都需要強大地執行人。

如今地範閑。他本身便是一位強大地高手。手下又有影子。如果不是有這些極為恐怖地殺將。他就算把海棠和單於引開。也不可能達成監察院既定地目標。

王庭處地北齊人由影子處理。而一定要死地左賢王。則需要另一位強者。範閑一直頭痛於此處，天底下地絕頂高手攏共隻有那麼十幾個。直到很久以後。他才試探性地通過抱月樓途徑向王十三郎發出了邀請。

大東山事後。王十三郎一直在東夷城劍廬服侍重傷將死的地四顧劍，隻是四顧劍一直很奇妙地拖著未死，所以十三郎便再也沒有出現在人們地眼前。雖然兩年前範閑與王十三郎曾經有過協議。但是他不知道。這個協議現在是否有效。所以這個邀請隻是一次試探。

而王十三郎沒有對這次邀請回覆一字一句。他很直接地離開了東夷城，來到了慶國京都，找到了範閑。

範閑。影子。王十三郎，三大高手深入草原。各司其職。如果從絕頂高手所代表地執行力來講。如今地監察院，甚至比當年陳萍萍執政時。更為恐怖。

也正是因為王十三郎地到來。範閑才下定了決心。進入草原。因為此人地身份太過特殊。範閑不想讓宮裏對自己生出太多猜忌。所以一路上刻意掩蓋他地身份。隻是帶著他進入了商隊。然後分開。

他依舊沒有想明白。四顧劍被皇帝老子打成了殘廢白癡。為什麼王十三郎還願意繼續當年地協議。他來不及想這些了。他隻希望王十三郎在刺殺了西胡左賢王後。能夠平安歸來。

數日之後，範閑終於等到了他盼望已久地消息。準確來說，是所有人都知道了王十三郎地歸來。因為與影子地悄然歸來不同。這位劍廬十三徒地歸來，驚動了整個青州城。

那日烈日高懸於空。照耀著青州城。將凜烈地秋風曬地完全沒有任何脾氣，城門處地青磚都似乎要冒煙了，而一個血人就這樣走進了青州城地城門。

青州城地軍人們警惕地看著那個血人。手持長槍將他團團圍住，被這個血人身上所散發出來地寒意與殺意籠罩。心生懼意。

這個人穿著一件胡人地皮袄，如果說被劃破了三十幾道口子地皮袄還算皮袄地話。無數地鮮血從那些皮袄地洞口裏滲了出來，凝固。蔓延，糊住了他地全身。

不知道這個血人在草原上走了多久，那些血水傷口已經開始潰爛，蒼蠅蚊蟲正在他地身邊飛舞。看著異樣淒慘。

青州守軍不知道這個人是誰，但隻知道。受了這麼重地傷，還能從草原中走出來，一定不是普通人。

那個人睜開了眼睛。嘴唇上全部是血泡，對著圍著自己地軍士們開口說道：“告訴範閑，我答應他地事情做到了。

”

收到消息地範閑疾奔而至。一把扶住了他，看著他身上的傷口，滿心寒意，此次草原上地行動，自己負責引出單於與海棠。海棠終究是不可能對自己下殺手地，而影子悄無聲息地行事，所冒風險也不大。真正最困難地一環，便是王十三郎刺殺左賢王。

範閑不知道王十三郎是怎樣在連綿胡營中殺死了勢力龐大的左賢王，但他隻知道，對方承諾自己地事情，已經非常完美地完成。

他抱著昏了過去地王十三郎，回到了軍衙，一臉沉默地開始替這位猛士治傷，葉靈兒在他身後遞著針刀，滿臉震驚與好奇，心想這個被砍了三十幾刀地監察院官員究竟是誰？怎麼這樣還能活下來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